

[澳]海勒斯·玛丽丝、索妮亚·博格 著
张磊 译



太阳的女人

漓江出版社

太阳的 女人

[澳]

海勒斯·玛丽丝
索妮亚·博格

著

漓江出版社

(桂) 新登字03号

Women of the Sun

本书根据企鹅出版公司1982年版译出

太阳的女人

【澳】海勒斯·玛丽娅 著

索尼娅·博格

张磊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875 插页 字数148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5407-0807-3/I·571

定价: 2.95元

译 序

张 磊

《太阳的女人》是澳大利亚女作家海勒斯·玛丽丝和索尼娅·博格创作的一部通过几个土著妇女的不同身世,反映澳大利亚土著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前身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播映后,一度引起轰动,因为它第一次真实地再现了土著人的不幸遭遇,令世人振聋发聩。因此在一九八二年获得联合国“宣传媒介和平奖”;一九八三年同时获得澳大利亚文学协会的两个奖;不久前又获得加拿大“班夫电视剧”的主要剧本奖。这部小说是作者根据电视剧本改写的。

海勒斯·玛丽丝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谢泼顿,属于约塔约塔部族。她是一名社会学者,又是杰出的维护土著权利的社会工作者。她在

墨尔本附近以“土著妇女青山基金”创办了一所中学，并任该基金会的主席。

索妮娅·博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攻读戏剧艺术。一九五一年随家人移居印度，教过一个时期的德语，后参加国际莎士比亚剧团，在亚洲巡回演出。一九六一年去澳大利亚，在克劳福德电影制片厂任戏剧辅导员，后任电影脚本编辑和制片助理。现在她是电影脚本自由写作者，改编过《不光荣的权力》、《我能跳过水洼》等著名小说。

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马祖毅教授的指正，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七月

目 录

译 序……………张 磊 (1)

托拉姬

——圣 女…………… (1)

阿琳塔

——火 焰…………… (7)

梅迪娜

——幻 影…………… (51)

纳莉达

——睡 莲…………… (107)

罗—阿娜

——姣 女…………… (164)

后 记…………… (216)

托拉姬

——圣女

托拉姬老了，竟衰老到这种程度，没有哪个还能记得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头发如流云似的斑白，那身紧包着老骨头的皮肤，皱纹纵横，黝黑得如同被火灼焦了的树皮。但是，正像那些古老的桉树那样，野火摧残不了它们，它们精神不灭，生命犹存，又重新萌发出嫩叶。托拉姬虽说满面风霜，老态龙钟，内心却蕴藏着旺盛的精力和活泼的青春。从她胳膊和胸口上的累累疤痕可以得知，她是受过戒律的洗礼的；她是恩雅里人中的女性长老，这类女性长老，具有很大的权力和他们的祖先在混沌初开时所掌握的知识。

她坐在河边一棵横卧在地的木段

上，裹着一条负鼠皮披巾，这正是一年中白日变短，气清风冷的季节。她身边搁着一只盛着药草的木盘子，不远处有两个姑娘正在采集编篮子的芦苇，挖掘供食用的植物根。

她俩都是托拉姬的门徒。在她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们将能从这位师傅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比如用药草止痛敷伤、接生以及受孕等知识；她们也将学会如何约束自己，如何遵守生活的行动法则；她们还将懂得宇宙之间的许多奥秘以及自己在天地万物中所处的地位。她们究竟能获得多少知识，那就要看她们的理解能力如何了。

当托拉姬看着阿琳塔时，她那双深陷在眼窝中的眼睛，黑如磨光的圆石，闪烁着满意和自豪的光辉。她知道，有朝一日，阿琳塔会成为她的继承人；她也知道，迟早有一天，她会辞世而逝，虽然这一天看来还远，然而终究会到来，到了那一天，阿琳塔——火焰，一定会接过智慧和知识的火炬，一直传到遥远的后世。

河边幽静安宁，一条默里鳕鱼躲在清澈的水中的空树干下，纹丝不动，姑娘们并未下水捕鱼，鳕鱼安之若素。金秋的阳光洒在每棵青草、每根芦苇、每片绿叶上，使它们显得更清丽，充满了各自生长的奥秘。

河滩后面，生长着一大片矮树丛，巨大的山楸巍然挺立在其中，那些矮树丛掩盖着倒地的朽木和枯枝，上面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苔藓。一棵棵灰白色的水龙骨伸展出颤动着的枝桠，迎着桉树林间的光照，覆盖着小溪和瀑布。

在托拉姬头顶的上空，一只秃鹫在展翅盘旋。托拉姬知道，它就在头顶上，不必抬头观望，她就能任凭自己的灵魂与它共同翱翔，好从高处俯瞰那片自洪荒以来她的部族就负

责托管使用的土地。这片土地一直延伸到视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一边濒临海洋，另一面则隐隐约约地伸入雾霭濛濛的地平线上。到处有起伏的山冈，也有金色的旷野，每天就像这个时辰，袋鼠会到旷野上吃草。河溪湖泊，鱼类成群；湖畔溪边，游弋着各种水鸟，有灰苍鹭和白鹤，也有野鸭和鸕鶿以及其它数不尽的飞禽。树林和灌木丛里野生浆果累累，各种植物和食用根都蕴蓄着丰富的营养。

不知有多少次，托拉姬带领着她的部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迁移——随着季节的变更，在这里安营，到那里扎寨，对着祖先吟唱。在岩石上，河流边，山巅上，到处都可以觅寻到祖先的足迹，一走近这些地方，便感觉到祖先犹在身边。

托拉姬很快就要把阿琳塔引见给一位祖先。是的，阿琳塔，还有她的堂妹温达。她将带她们去女人的圣地，那里男人们是不许涉足的。这两名少女做妇人的时刻不远了，她要带她们去世代以来恩雅里妇女迎来初潮的地方，这是每个女孩子都必定要去的地方。

托拉姬的目光又注视着这两个姑娘，她们那棕色的身体宛如她们采集的芦苇那样纤细苗条。她们的短裙是用鸕鶿的羽毛做成的，秀发如流波披散在双肩上，她们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地发出吃吃的文静的笑声。托拉姬能清清楚楚地听见她们的笑声：清脆而甜美，好似鸟儿鸣啭时的歌喉。

突然，出现了一阵奇异的沉寂。

这是一种除了托拉姬之外，谁也觉察不到的沉寂，一种绝对的沉寂，把她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孑然突出，成为某个必须预知未来的先知。

她警觉地端坐着，一阵狂风袭来，把芦苇吹得东倒西

歪，不断地战栗着。风越吹越猛，要扯断树枝，树木可怕地哆嗦着，风又掠过水面，水在颤抖。

托拉姬站起身来，细细地倾听着，听着那呼啸的风声，风似乎在告诉她，雨要来了，警告她有一支掳掠妇女的异族部落的汉子们正在向她们靠近，风就是报信的使者。

今天，情况是有些异样。

这时，风自己怀着巨大的恐惧战栗着，它来自远方，那是离恩雅里人和邻近部族很远很远的地方。它无法用语言向她们讲清它想告诉她们的事情。

两个姑娘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落在她们的老师傅身上，此刻她也挺立着，把下颏抬得高高的，视线是那样的广阔，似乎是在注视着另一个时代。她周身的每一根神经现在都用来理解风信使刚才的忠告。她心灵的眼睛见到了阿琳塔，发现这姑娘一下子变得异样起来：一下子变老了，两眼无神，秀发失泽，好像成了自己的影子。阿琳塔在逃奔，后面跟着个小姑娘，看来，她不知道要往哪儿逃，要往哪儿躲，那一大一小的身躯上像裹着什么，在一闪一闪地飘动，像是脱了的皮，是的，因腐烂而变得腌臢的皮。

她们的身后是灰濛濛阴冷的大海，巨大的浪花拍打着海岸。接着，托拉姬见到了猎人，他似乎来自死亡之国，皮肤灰白，像烟斗灰。一个活着的人的皮肤决不会是这样。当他把一根捏在手里的棍子举到眼睛那般高时，发出一道闪光和霹雳般的裂响。这个形象模糊了，当她再次看见阿琳塔时，她又成了一个妇人，而不是孩子，她的脚下是一片烟尘，那烟尘好似久旱后刮起的风暴。她那对黑眼睛迸射出愤怒的光芒。她在讲话，可托拉姬怎么也听不懂她究竟在说些什么。

于是，托拉姬的灵魂再次升上秃鹫翱翔的天空，俯瞰那片土地，不禁大惊失色。土地完全变了样，一道道裂隙深至地心，树木花草和栖息的生灵全都不见了。大片温暖的土地被一块块巨大的石板压盖着，无法照到阳光。坚硬的地面上耸起了一座座巨岩，她发现所有的生灵全都生活在巨岩中，小如白蚁。

托拉姬虽然聪敏，但也无法理解此刻目睹的一切。这也许就是刚才信风使警告的：大祸将临，灾难逼近，人要遭劫。

她的眼睛又转向蹲在温达一边的阿琳塔，两个姑娘也都在瞅着她，见到她脸上的奇异神情，感到迷惘、敬畏。

夕阳西下，灌木丛中的笑鸫^①发出了大胆的笑叫声，寒气凛冽，夜幕即将来临。她们必须尽快赶回安全无虞的营地里去——因为即使有什么精灵出现，大地在你面前突然开裂，在营地里也没有危险。

托拉姬凝视着这两个姑娘天真无邪的脸庞，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强烈的悲悯之情，她扪心自问，一旦灾难临头，我怎样才能保护她们，怎样才能给予她们力量，好让她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使灵魂经历艰难险阻而能安然无恙呢？

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招呼她们，两个姑娘朝她走来，于是，她便掏起一捧黑色的河泥。

“张开你们的手，”她说。

她把河泥实实在在地塞在姑娘的手掌心里，然后又将她们的的手指掰拢，她用响亮而又坚定的嗓音说了话，那话语好像是在告诫子孙后代，要敢于迎接任何严酷的挑战。

感觉一下这土壤吧，”她说，“这就是你们的肉，你们

① 一种澳大利亚的翠鸟。——译者注

的血，你们的筋骨。你们就是土壤，土壤也就是你们，你们的祖先就是这土壤创造的，这土壤是神圣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阿琳塔

——火焰

当她们在归途中匆匆地穿过丛林时，姑娘们仍不时地用忧虑的目光看着她们的师傅，那老妇人则默然无语地跨着大步，挥动着掘土棍，仍在继续幻想。要发生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她心里明白。

不一会，阿琳塔就把河边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又快活起来。她正在向托拉姬，向她的母亲基雅赫，向姨妈瓦罗学习许多东西。姨妈每每看到阿琳塔时，往往会眨眨眼，发出令人捉摸不透的吃吃笑声。当初那襁褓中的婴儿，如今长成少女了。阿琳塔常常随妇女们一道出去采集食物——什么芦根啦，浆果啦，还有其他植物。她们还捕捉针鼹、蜥蜴和袋狸，把这些动物放在火烧的石头上面烤一烤，

还是美味可口的佳肴呢。她们还经常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地聊天，有时候还认真谈论些女人家的事儿，例如谁嫁给谁啦；某某人因向一个汉子做了个媚眼而遭丈夫责打啦；还有一个办事磨磨蹭蹭，别人讲她，她反而振振有词地辩解哩。

她和温达从托拉姬那里获悉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庞德杰尔，⁽¹⁾一是帕利安。所有的生灵——人、植物和动物——无一不是分别属于这两大部分。他们可再分类。至于按照法规谁与谁联姻，谁是属于“恰当的联姻一方”，确实不容易记住，至关重要的是按法规行事。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就是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周围的世界相安无事。

阿琳塔属于庞德杰尔，即太阳的孩子。知道这一点，她引以为自豪与满足。她的朋友——她的图腾^①——其中就有雄鹰、蓝鹤和红鹦鹉。每当看到它们在天空中飞翔，听到它们的鸣声时，她就感到兴奋，有一种安全感，她觉得自己属于它们，它们也属于自己。它们在苍茫的天地中都有自己的地位。

冬天来了，带来了冷风凄雨，恩雅里人坐在一起，裹在负鼠皮披肩里，互相讲故事，追溯动物曾是人类的祖先，谈论某某英雄和武士，叙述邪恶的鬼怪，描绘猎手的盛宴。阿琳塔看着地面，地面突然像活的生灵一般，穿过丛林，飘飘然地消失在云雾里。他们全被云雾包围，好像独处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里。营地的狗靠近火堆，因木头潮湿，火苗好不容易才跳跃起来。夜晚，阿琳塔睡在用干草和枯叶铺垫成的床上，身边偎依着她心爱的小狗。

后来，离得最近的树木再现了，黑黝黝的，耸立在透明

① totem，是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译者注

的灰色的雾霭中。接着，太阳突然跃出，千万颗晶莹的水珠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白昼变得越来越长，人们纷纷把营地移至海边，男子们在准备树皮舟，渔汛期很快就要来临。

有一天，阿琳塔和温达同托拉姬一起坐在一棵倒地的树上，她们正在学哪种草药可治落发病，哪种草药可治创伤。这时，吹来一股柔和的清风，阿琳塔感觉到风儿是在抚摸着她的青丝。小桉树的嫩枝在轻轻地摇曳着。这股柔风似乎有点特别，阿琳塔屏声静气地一动也不动。一只蜜蜂飞来，在她的手臂上随便地停了一会，她出神地盯着蜜蜂，直到它飞走。随后她又瞟了托拉姬一眼，发现托拉姬也正在注视着她。她怀疑是不是又有什么人要来了，这回可是来找她的。只见托拉姬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笑意，就像老人为刚踏上征途的年轻人送行似的。

“不久，你将是成人了，”她对阿琳塔说，“成为一个恩雅里族的女人，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在她们回转的路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脚印，她们从未见过这种脚印，认定这不是她们部族的人。温达见状立即惊悚起来。平时，她总是喜欢坐在篝火边，瞪着大眼，听成年人讲鬼怪与精灵的故事，然后遐想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丛林里。现在，她预想这回可要实实在在地碰上它们了。

此时此刻，阿琳塔虽说也有点恐惧，但她认定那个陌生人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踪迹隐匿起来，因此未必有什么恶意，可能只是个来访者。那么，便是那个暗示要来访问她的人啰。她的心微微剧烈地跳动了一下，两颊涨得绯红。

回到营地时，她们发现高高的沙丘上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他不动地站立着，遥望着夜空。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见

他那轮廓分明的身形。他等待着沙丘下面的人们对他发出邀请，这是这里待客的习俗。

阿琳塔站住了脚，目光凝视着这位不速之客，她听到是托拉姬在说话，语音深沉，有一种自豪感：“喏，他来了，是个要做你丈夫的人。”

这个人就是穆拉——西风。

阿琳塔陡然地忘掉了温达和托拉姬，抓起盛满了草药的木盘，向正在火边烤甘薯的地方跑去，蹲缩着，顿时变得像个受了惊的小动物。她不愿意离开这儿，希望留在这个人们相亲相爱的地方。

“妈妈，”她说，“他为什么要来？来这儿干吗？”

基雅赫瞅着自己的女儿，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她未成年时，见到指定与她婚配的丈夫时的情景来。“按照法规，他是你的丈夫。”她说，“不过，离他把你带走的时间还早呢……”

阿琳塔抬起头来，对前途充满了畏惧，然而，这畏惧中又夹杂着一种奇异的感情，于是，她渴望看见沙丘上的那个男人。

瓦罗姨妈本来在自家的火堆边忙碌着，现在走了过来，显得兴奋不已。“瞧她呀，”她吃吃地笑着说，“瞧瞧阿琳塔，是火焰，穆拉，是西风，将来烧起来将是怎样的一把火！……”

两个女人赶忙跑过去欢迎穆拉，她们带去的木盘里盛着水果和熏鱼。阿琳塔清晰地听见她俩在热情地和穆拉打招呼。她瞅着出了神，不知不觉地也加入了进去，把别的事丢到了脑后。

瓦罗回到自家的火堆边，她的甘薯都已烤得焦糊糊的。

“嗨，”她说，“我想起自己结婚前做姑娘的那会儿，摩罗拉有多俊美呀！”她手舞足蹈地说着，“当时呀，我像只年轻的银灰鹤，这是摩罗拉说的。”阿琳塔瞧着她，心想，她变化有多大呀，她现在更像一只针鼹，结结实实，又矮又胖，头发根根竖立，跟钉子差不多。

一会儿，天全黑了，一堆堆篝火在茫茫的夜色中熊熊燃烧。穆拉同阿琳塔的父亲及兄弟坐在一起，陪坐的还有两位长老，其中一人是瓦罗的丈夫。穆拉刚到时引起的激动与新奇感已逐渐消失，人人都在忙着自己的活计——烧的，吃的，有的在削尖矛头，准备第二天打猎用。营地的狗或在窜来跑去找食吃，或在火堆旁甜甜地酣睡。

阿琳塔在他父亲临时搭的棚子后面的阴影里，觑视着穆拉，穆拉比她记忆中的要英俊得多。她第一次见到他时，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只是看着别人男娶女嫁，可是现在！做妇女难不难？她突然希望岁月能够倒流，自己永远是个孩子。她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的身体就要被男人占用，一想到此，她便不寒而栗。可同时也感到好奇。还有，她将要怀孕生孩子，生孩子痛吗？这种事，平时在女人中谈得很多，有些人吃不消，也有些人挺得住。

她去找温达，两人坐在一起偷看着穆拉打开他带来的礼品。她父亲看上去满脸得意。她不知穆拉是否和蔼可亲，假如她做错了什么事，他会不会责罚她？有的男人动不动就打老婆，如果穆拉要动手打她，她就逃到娘家来。温达同意她的话，温达本来的未婚夫，在一次与异族部落的冲突中死了，现在又安排她与死者的弟弟成亲，但事情仍未定夺。

穆拉拿出一把石斧，把它送给阿琳塔的父亲图卢加，周